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014
28 June 1977

CHINESE

第二〇一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巴顿先生	(加拿大)
<u>理事国</u> : 贝宁	洪加武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哈塞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加耶德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里奥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麦克亨利先生
委内瑞拉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
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七月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莫桑比克的控诉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12350 和 Add. 1)

主席：我收到了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信上要求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让莫桑比克发展和经济计划部长马赛利诺·多斯·桑托斯先生阁下所率领的代表团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邀请莫桑比克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欢迎莫桑比克发展和计划部长和他的代表团，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莫桑比克代表多斯·桑托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也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加蓬、几内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等国代表的来信，要求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因此，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鉴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加蓬、几内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

亚等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有一项了解，在他们愿意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安哥拉代表多斯·桑托斯先生；博茨瓦纳代表克韦拉戈贝先生；加蓬代表拉维里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丁·西塞夫人；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塞内加尔代表吉哥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姆科巴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姆瓦勒先生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题为“莫桑比克的控诉”的项目。我们将这个项目列入安理会议程，是依照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函中(S/12350)附件一所载的莫桑比克政府的要求的。

我要提请大家注意安理会的下列文件：S/12348号文件，载有几内亚总统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S/12351号文件，载有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和S/12352号文件，载有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主席加蓬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莫桑比克发展和经济计划部长马赛利诺·多斯·桑托斯先生阁下，现在我请他发言。

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向你致敬，你对于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请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南部非洲由于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的加强侵略而更加恶化的不安局势，作了迅速的反应。我们相信，在你精明指导下，我们一定会达成一致意见，采取必要措施，来处理这里所讨论的问题。

请你也让我以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向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阁下表示感谢，他对我们的要求表示了关心和注意。他关怀这个问题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向致力于解决南部非洲的严重问题，特别是莫桑比克

人民共和国自从发动武装斗争，争取民族解放以来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也要向安理会各代表致敬，他们的热忱和关心使他们能够深深认识国际社会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再度表示我们的信心，相信他们将达成一个解决办法，体现指导这个世界组织的原则。

我们特别要向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表示敬意，它授权阿尔及利亚、加蓬、莱索托、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突尼斯等国外交部长阁下，传告安全理事会非洲决心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我们亲爱的兄弟来到这里，更加生动有力地为我们带来了非洲各民族的热诚和团结。

我们也要向几内亚共和国总理致敬，他的亲自出席，是几内亚的民主党，政府及其领导人艾哈迈·塞古·杜尔总统阁下的战斗作风的新表现。

前线国家的杰出代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第一副总理阁下，以及博茨瓦纳共和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国部长阁下的出席，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的出席反映了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反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在自由和法西斯压迫二者的对抗地区，这场斗争正在大规模进行中。

最后，我们要向本组织的各会员国致敬，它们模范地谴责了伊恩·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积极注意这个问题的演变，将它视为一个全人类的问题。

我们要借这个机会在这个论坛上祝贺一个新的非洲国家的诞生。吉布提人民对殖民主义作了英勇的抵抗和斗争，现在刚刚庆祝他们的独立。法国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最后堡垒垮掉了，代之而起的是久经剥削、痛苦和歧视的压迫的人民的自由之声。

主席先生，自从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开始严格实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制裁以来，已有 1,432 人，被伊恩·史密斯的军队屠杀，其中 1,001 名是津巴布韦难民。马拜，马桑加诺，马旺达和契奥科等村庄已被完全夷平。就在两个星期之前，埃斯蓬加贝拉地区还受到猛烈的攻击。几十个其他地区变成没有医院、学校、

商店、水库的地方，数以千计的房屋被焚毁摧毁；工厂和桥梁被拆毁；数千头牛被屠杀。

坐落于齐夸拉夸拉的我国唯一一个对流层气象所被蓄意毁坏。火车头、箱车、船只和卡车也都被毁坏。

索尔兹伯里非法政权往往先发动小规模的袭击，人数不超过 50 人，历时数小时后，再对非常明确的目标进行大规模攻击。除了有计划的屠杀平民之外，入侵者还把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基层结构的重点列入攻击的目标。

尼仲尼亞的大屠杀是这类大规模攻击的第一次。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尼仲尼亞的屠杀是联合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对非洲难民营的屠杀行动。事实上，对尼仲尼亞的攻击，是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侵略的开始加速升级。

九月间，太特省的根托、努拉等地受到了攻击，加扎省的齐夸拉夸拉，马拜，奇坦加和马查伊拉等地以及马尼卡省的第二大人口中心马尼卡市，也都成为罗得西亚攻击的目标。四间人民商店，五个水槽，十辆卡车和两辆货车都被完全毁坏。在这些罪恶行径中，有五十九个老百姓死亡。

十月间，有 71 人以上的老百姓，包括太特省 38 人，马尼卡省 2 人，和加扎省 31 人在攻击行动中被杀。

十一月，库沙马诺，卢亚，穆孔布拉，马桑加诺等地的村庄成为新的攻击目标，齐夸拉夸拉，根托和马尼卡市也再度成为新的攻击目标。四十二个莫桑比克平民和四个津巴布韦难民丧失了生命。两个商业仓库，齐夸拉夸拉对流层气象所，一个水槽和 63 间房屋都被毁坏，或受到严重损害。

十二月初，对太特，马尼卡和加扎省的联合侵略行动展开了。在这次攻击中，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动用了 1,000 人以上，数十辆攻击战车和包括轰炸机在内的飞机。四十九个老百姓和 28 名难民丧失了生命。在 15 天的期间，齐夸拉夸拉的村庄受到六次攻击。

今年一月，太特省的杰格，努拉，穆孔布拉，马戈埃，契奥科，科奎兹和马尼

卡省的古罗马齐潘达，加扎省的齐夸拉夸拉等地成为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大规模攻击的目标，造成94个老百姓，九名难民的死亡。

今年前五个月，有200个莫桑比克人被杀，40人受伤。

从五月初到本月初这一段期间，又展开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新侵犯。在这次侵犯中，非法的种族主义军队除了使用普通的凝固汽油弹之外，还使用500公斤的杀伤炸弹。第一次侦出他们使用“海市蜃楼”式飞机。

在对埃斯蓬加贝拉地区的最后一次攻击中，布基河上的桥完全被毁坏。这个损失造成了供应必需品给穆索利兹地区居民的严重困难。

我们如果观察侵略的形式，那就会发现在实行制裁期间，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平均每三天就遭到一次以上的攻击，同一期间平均每天都有三个老百姓遭凶杀。

幸亏人民部队和民兵并肩合作，英勇果敢地抵抗这些对我国领土的侵犯行动，使得敌人的种种行动没有造成老百姓的更大伤亡。并且，莫桑比克人民解放部队的活动首先是着重于组织民间的防卫力量。

总之，侵略的升级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是对最高国际机构联合国的权力和声望的侮辱。联合国最崇高的任务之一是有效建立消灭全世界的殖民主义的途径，以建立和平为目的。目前联合国的行动和南部非洲特别有关。

罗得西亚目前的殖民局势已经受到谴责。联合国已经谴责了伊恩·史密斯政权。但是，这个非法政权却通过它和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密切勾结来巩固它自己。

莫桑比克现在是一个解放的地区，也是一个和平进步的地区。因此，史密斯对我国的侵略是由于我们拒绝同他的政权妥协，拒绝同种族主义妥协的结果。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正受到攻击，因为莫桑比克人民承担了毫无保留地支援津巴布韦人民解放斗争的义务。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正受到攻击，因为它充分执行了联合国安理会所决定的制裁。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正受到攻击，因为它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它的独立和自由使联合国能够真正认识到人类的愿望，赞同在南

部非洲重建和平与安全。

史密斯展开这次升级的侵略，其目的是很明显的。一方面，他企图恐吓莫桑比克人民，使其放弃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支援并停止执行国际社会通过的决议；另一方面他设法使津巴布韦人民和他对抗的这个殖民冲突变成一个国际问题，因而转移国际舆论对这块英属殖民地的独立问题的注意。

加强侵略，前所未有的扩大攻击范围以及利用精良的战争配备，包括装甲车、坦克、巨炮、直升机、侦察机和“海市蜃楼”式飞机等，告诉了我们，这是一个值得国际社会特别注意的问题。从这个演变，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伊恩·史密斯反叛政权的侵略并不是单独的行动。它敢侵犯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是因为某些国家在军事上支援它。因此这些国家也就是这个侵略行动的积极帮凶，明目张胆地违犯国际社会所通过的决定。

我们刚才分析了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不断侵略，这个侵略和对赞比亚共和国以及博茨瓦纳共和国的侵略是有关连的，它要把南部非洲转变成一个紧张的温床，严重地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最近一次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攻击使得这个地区日趋严重的不安局势更形恶化，急待国际社会作出适当的反应。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为了这个理由，认为有必要请求召开安全理事会。

这不是第一次我国政府请求安全理事会注意。一九七六年三月，由于我们决定充分对英属南罗得西亚殖民地实行安理会所要求的制裁，这个崇高机构开会议论应采的措施。当时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386(1976)号决议，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和专门机构对我国提供财政、物质和技术上的支援。这项支援的目的是要让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首先能够执行其经济发展方案，其次能够充分维持制裁的行动。

我们当时强调，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重建经济，我们知道，只有这样作，我们才能成为南部非洲各民族，特别是津巴布韦人民解放斗争的一个坚固有力的安全基地。

联合国秘书长派往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特派团计算我国头十二个月的需要是

21,000万美元，第二年是17,500万美元。

我国刚从殖民主义手中解放，国际社会了解我国的经济情况，对这个要求作了有利的反应。它们所提供的支援虽然比我们需要的少得多——特别是鉴于莫桑比克经济所受的挫折——但却是那些通过本国政府和民主组织来帮助我们的各国人民所作的牺牲。

我们也正在注视着英美倡议的发展。这些倡议旨在寻找办法来解决所谓罗得西亚问题，其第一阶段在去年年底的日内瓦会议上达到最高峰，显示出任何解决办法只要以将伊恩·史密斯扮演中间人的重要角色，那都是行不通的。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二阶段决不可图使殖民主义和压迫行动在津巴布韦国内成为合法之举，决不可企图在黑人傀儡和白人种族主义者之间寻求一个共同的政纲或联盟，更不可企图使今日基于肤色的特权制度化，使大多数津巴布韦人民备受其害。我们确信如果这样作的话，外交方面的这些企图便将直截了当地遭到否决，徒使目前南部非洲的永久紧张的局势更形恶化。

一个靠武力恐怖行为来维持的政权和一个争取解放摆除横暴和剥削的民族，是不可能妥协的。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相信，已经在罗得西亚殖民冲突中承担责任的大不列颠应该同爱国力量商谈如何转移权力的办法。唯有这样，才能导致津巴布韦的独立，消除永久紧张的焦点，恢复非洲这个地区的和平。

事实上，这就是今年五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马普托举行的支援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的会议所采取明确方向。当时国际社会一致重申它对津巴布韦人民武装解放斗争的支持并建议权力转移的过程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分成几个阶段进行，朝向津巴布韦独立的目标。

现在索尔兹伯里有没有对国际社会的努力作出反应呢？它的反应是侵略，和屠杀最近刚从数百年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独立而热切地参与重建家园工作的男女老幼。

今天，数十个地区和村庄的学校、人民商店、房屋、幼儿园、日间托儿所都成了废墟，破瓦颓垣，满目凄凉，我们人民的辛苦血汗化成了灰烬。它们是法西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的残暴的活生生而令人厌恶的象征。这是史密斯的答复，他以蛮横的武力来表示他对国际社会的蔑视。

为了对付这个侵略，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不得不动员它所拥有的微薄物质资源来捍卫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这些资源本应用在更迫切的国家重建工作上。

我们愿意指出，这些资源也是必须用来弥补我国因尊重国际社会要求，对英属南罗得西亚殖民地充分实施制裁而蒙受的损失的。

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帮助加强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军事防卫能力，供给必要的装备以便有效防卫我国同南罗得西亚的1,200公里的共同边界。

我国人民，需要武器来防卫和巩固和平，使我们能够打垮殖民主义，进行重建工作。我国人民需要武器来有效执行国际机构的决定。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军人已经动员起来，决心捍卫我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他们只是需要装备来有效地对付敌人的侵略，来对付不断加强的敌人攻击能力。

我们需要军事物资，是为了防卫我们的领土，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革命。要用武力推翻可恨的伊恩·史密斯政权的，并不是我们。我们的斗争经验和我们人民的抵抗传统告诉我们要尊重其他民族的尊严和独特性。自由不是赠品；也不是家长式统治的特许：它是各民族牺牲流血，从反抗压迫的斗争中赢得的。津巴布韦人民本身要以自由斗争所特有的尊严来赢得它们的独立。

我们要在这个会议上强调国际社会必须加强支援津巴布韦人民的解放斗争，尤其是必须完全孤立伊恩·史密斯政权，对这个英属殖民地实施全面制裁。

最后，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努力提供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安全理事会第386(1976)号决议所要求的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我们也呼吁给予我们特别援助以重建受侵略行动所蹂躏的地区。侵略行动所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估计达

1,300万美元以上。

我国人民要求在和平中重建家园。 我国人民决心履行其国际义务。 我国人民随时准备捍卫国家，捍卫革命成果，捍卫主权。 我国人民决心并随时准备履行它对国际社会的义务。

我们要向世界各国，世界民主力量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呼吁——实际上，向世界舆论呼吁——请求它们履行它们的义务，加强它们的团结。

我要代表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政府再次向国际社会表示谢意，感谢它们对我国人民的积极声援。

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晓得我们可以指望这里所代表的大多数人类坚决进行当前的急务，这使我们感到鼓舞。

过去，这个会议已经采取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措施来保证人类的尊严，和对人类的尊重。 现在我们要在这个会议上断言，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将坚守战斗的岗位，坚持执行国家重建的任务；坚持防卫革命的成果和国家主权；坚持履行对津巴布韦人民所负的国际义务。

我们也要在国际社会面前断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制止这个侵略。

继续斗争。

主席： 谢谢莫桑比克发展和经济计划部长对我的夸奖。

在我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刚才收到埃及和莱索托代表的信，信上要求安理会请它们参加讨论议程上的问题。 因此，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建议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我刚提到的这些国家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鉴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邀请埃及和莱索托代表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

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有一项了解，在他们愿意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和莱索托代表莫拉波先生在安理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赞比亚外交部长姆瓦勒先生阁下。我欢迎他，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姆瓦勒先生（赞比亚）：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恭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六月份的主席。安理会面前这个问题是很紧要的。这几次会议很可能是南部非洲局势方面对安全理事会历来最严重的一次考验。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受压迫的人民正迈向自由。我希望，同时也相信，以你个人的杰出才能和外交家的丰富经验，你将证明能够胜任安理会当前的任务。让历史记载，安全理事会在你主持之下，团结一致地支持受压迫人民和非洲，并且确实地、具体地采取行动，使他们顺利迈向想望的自由和独立目标，并缩短达到这些目标的旅程。

就象其他在座的同事一样，我也不得不中途离开非洲统一组织目前在加蓬的利伯维尔举行的会议。莫桑比克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关于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活动的严重问题；我到这里来，不仅是为了支持莫桑比克。我国总统肯尼思·卡翁达阁下再三声明，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莫桑比克或任何其他非洲前线国家的任何攻击，就是对赞比亚的攻击。这不只是说说而已，我们说的是认真的话。因此，我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莫桑比克人民和赞比亚人民是一体的。我们要在一起取得胜利；万不得已，我们也要一起牺牲。

这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不到一年第二次审议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危及与它接壤的一个独立国家并侵害该国福利的赤裸裸侵略和敌对行为的事件。这个庄严的安全理事会一定记得博茨瓦纳共和国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二日提请处理的事件；审议结果，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403(1977)号决议。

在同一时期，我国赞比亚也曾经向安全理事会控诉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类似的侵略行为。这个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并利用这个领土作为基地，对赞比亚共和国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发动武装进攻。关于那件事，又一次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它的第393(1976)号决议。

在前两个事件以及这次莫桑比克提交处理的事件中，受害的前线国家都决定把这种严重的侵略行为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这些国家有权保卫自己以免受到如此

傲慢的种族主义政权的侵害，它们本来可以选择其他办法。但它们决定把事件提交安全理事会处理，因为它们对联合国具有信心，认为它是捍卫和维护和平的唯一机构。

杰出的莫桑比克代表团团长马赛利诺·多斯·桑托斯同志已经用雄辩的而且发人深省的方式，列举了英国殖民地南罗得西亚的叛徒集团所犯的无数侵略和灭绝种族的疯狂行为。除了象他们那种人以外，难道还有任何人怀疑到史密斯及其同党所引起的局面的严重性？各国代表参加备受赞扬的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问题马普托会议后刚刚离开，史密斯立即对莫桑比克发动极其恶毒的侵略行为，这岂不是蛮横无礼、不可思议的事吗？

要记得，那次侵略行为也是在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使节为寻求津巴布韦问题的协商解决而访问索尔兹伯里之后不久发生的。在马普托会议开会期间，史密斯对博茨瓦纳发动侵略。除此之外，当各国代表齐集马普托举行会议时，史密斯还威胁要侵入赞比亚——联合王国忘了作为南罗得西亚殖民地行政当局的责任，而“帮忙”把这个威胁原原本本地转达给我们，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人们不禁要问：史密斯究竟靠仗什么才敢作出这种傲慢的挑衅行为？十二年前，他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反叛英国政府，侥幸成功。当时国际社会表示了公愤。十二年来，大家在联合国内外始终努力镇压这个叛乱，并推进津巴布韦人民自决和独立的事业。安理会对史密斯政权实施了强制性的经济制裁。直到今天，这种制裁仍在实行。历次试图进行协商，都没有结果。我们都记得在“猛虎”号和“无畏”号两只船上、在维多利亚瀑布、在日内瓦和其他一些地方进行的协商。然而，史密斯的态度捉摸不定。他就象比勒陀利亚的沃斯特一样，继续以南部非洲的“西方文明”和“西方利益”的保护人自豪。

我们赞比亚人总结认为史密斯只是个幻象。单凭自己，他是虚弱的；他的力量是倚仗别人。倚仗南非，倚仗某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多国公司，包括石油公司在内的。十二年来他藐视联合国的权威，它们始终给他援助，替他撑腰。因此，它们是史密斯的帮凶，帮助他压迫和镇压津巴布韦人民，帮助他侵略邻近的非洲独

立国家。

为寻求南罗得西亚问题的和平解决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津巴布韦人民已加紧进行武装斗争，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今天，他们一再打败敌人，取得辉煌的胜利。史密斯及其走狗已陷于绝望和恐慌的状态。他们正惊慌失措、铤而走险，对津巴布韦人民进行灭绝种族、奸淫和其他野蛮的暴行。同时，他们又不得不想出新的计谋，企图用以换取时间。

最近几个月，史密斯及其走狗在南罗得西亚更加气焰嚣张，还对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加紧发动侵略行为，这不只是巧合而已。他们开始认识到，在津巴布韦境内非常剧烈地进行的津巴布韦战争中，他们不能也不会打胜仗。但是他们有权力欲望，因此不肯投降；他们决心抓紧权力，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他们迷信南部非洲白人种族主义优越的谬论，因此故意向非洲前线国家挑衅，企图直接把南非和非洲前线国家卷入冲突，使津巴布韦的冲突扩大到国外。归根到底，他们是想使这个冲突成为国际性冲突，一心以为他们是为西方国家而存在，如果非洲前线国家邀请朋友来帮助，西方国家就会起来替他们撑腰。

史密斯及其一小撮人这样作法，是玩着一种非常危险的把戏。说实在话，南部非洲的局势隐含着两极分化的全球性冲突的种子。我要提醒安理会，赞比亚人民曾再三警告说，南部非洲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的存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些话我们已说了这么多次，一定有人听得厌了。可是，我们不客气还要再说一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话没有错。

被压迫的人民不能仅仅为了避免引起国际性的危机，就放弃争取他们的权利的斗争。他们还要继续战斗。非洲，特别是前线国家，有义务支持他们，因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不会背弃他们。我们也有责任自己抵御侵略。我们绝不允许史密斯和他的走狗残杀我们的人民、恣意毁坏我们的财产，或肆无忌惮地侵害我们的领土完整。为了使人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让我引述卡翁达总统最近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会议上所说的话：

“告诉史密斯说，也告诉管理国，就是替史密斯转达他最近一次要进攻赞

比亚的威胁的英国说，所谓“紧追”政策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略政策。如果罗得西亚军队侵入赞比亚，我们不仅要保留我们尽一切力量防卫本国领土的权利，也要保留追击敌人而进入这个叛乱的殖民地的权利。我们本来并不想这样做，但我们不能让史密斯独享‘紧追’权而达到他的罪恶目的。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实际上有权保卫人类的尊严，把对抗残害人性的势力的斗争进行到底，取得胜利。如果爆发了全面战争，后果不应由我们来负责。”

所以，实际上要靠那些不愿看到南部非洲冲突扩大的人来阻止伊恩·史密斯的疯狂绝望的行为。我们认为史密斯无意协商解决津巴布韦问题；否则的话，他就会表现出一个愿意协商的人的言行。他的军队就不会疯狂地对津巴布韦人民采取野蛮暴行。他就不会不断加强对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行动。

史密斯侵略莫桑比克的行为尤其可恶。绝不能让这些行为继续下去。这些行为是野蛮的兽行，违反了国际法和文明行为的一切准则。我们在此地审议的案件，是一个叛徒和国际罪犯肆意瞄准并摧毁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是联合国一个会员国境内的非军事目标。史密斯不仅在屠杀莫桑比克的无辜平民，还轰炸这个年轻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境内的学校、医院、桥梁及其他重要的基本设施。这是多么的残暴啊。难道国际社会会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史密斯作出这一些暴行后逍遙法外吗？

我们要记住，莫桑比克是为了支持一个正义的事业——事实上是联合国的事业，而首当其冲的。莫桑比克为了维护联合国的原则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以及莫桑比克的政府和人民表现了坚持和实行信念的勇气，值得国际社会大大地赞扬。更要紧的是，我们都应受感动，而在具体物资和经济方面帮助这个年轻的国家。我们应该设法巩固它，使它更能发挥作用，为津巴布韦解放运动不可或缺的后殿。

即使没有南罗得西亚叛徒的这些侵略行动，莫桑比克是在反葡萄牙法西斯份子的长期战争后诞生，才不过两年，需要国际上的具体支持，来努力进行国家的复兴

工作。史密斯政权的活动使它的处境更形恶劣。葡萄牙法西斯份子遗留给它的局面，又因它同南罗得西亚边界的封闭而更加严重。目前史密斯政权对莫桑比克发动的战争使局面进一步恶化。因此，就更加需要国际社会对莫桑比克提供援助。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莫桑比克对安理会的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应该得到安理会所有理事国的一致支持。目前，西方各国，尤其是联合王国和美国，正采取主动谋求南罗得西亚问题的解决。我们对这个主动行动没有多少信心。无论如何，要让它们知道它们在这次辩论中的表现直接关系到它们的主动行动的结局。它们在这次辩论中如有任何消极态度，都与解决南罗得西亚问题的诚恳认真努力相违背，使问题很难得到协商解决。

总而言之，我们看得很清楚，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一直利用英国——南罗得西亚的管理国——历任政府的软弱无力。我想，很糟糕的是，英国始终不尽全力实行制裁，来打倒伊恩·史密斯的种族主义政权。

我们相信，如果英国和西方的石油公司在一九六五年叛徒首领伊恩·史密斯片面宣布独立之后立即施行制裁，那么，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就会象前任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爵士所预料，悬崖勒马。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替罗得西亚的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撑腰。这个庄严的安全理事会将对这种情况非常清楚，不需要在这里作任何仔细的分析。唯一需要提一提的是：当初要是对比勒陀利亚的沃斯特种族隔离政权以及索尔兹伯里政权实行石油和武器禁运，就会尽量减少他们的邪恶同盟的阴谋和效用。

我国代表团呼吁在座各位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对罗得西亚非法政权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特别是石油供应方面的制裁。

同南部非洲的叛徒们不能有任何妥协。必须实行多数统治和真正的独立。如果想在津巴布韦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就等于是酝酿内战。我们全力反对任何这种企图。关于这一点，让我再次引述卡翁达总统在伦敦英联邦会议上的发言。他说：

“南部非洲的危机不是一个玩政治把戏的问题。在这里，没有什么把戏

可玩。既不可能贏取什么外交胜利，也不可能拖延时间，来玩弄更新的花招或锦囊妙计。只有拯救人类生命的机会——我现在讲话的时候，就有人在压迫者的手里牺牲性命。

“玩弄把戏的人，想钻空子、装模作样、搞两面外交的人，将来难免要失败。我们相信，争取解放的力量必然会获得历史性胜利。就象以前葡萄牙各领土的情形一样，历史的潮流将冲向时间的海岸，揭露骗子的骗局。因为时间是真理的最忠实朋友，也是正义的仆人。”

我想，用以上这些话来结束我的发言，是再好不过了。

主席：谢谢赞比亚外交部长对我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本杰明·姆卡帕先生阁下。我欢迎这位外交部长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姆卡帕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容许我对我国代表团看到你主持六月份的安理会表示欣慰。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加拿大和坦桑尼亚一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并对许多国际问题持有相似的观点。我也借此机会向主席先生，并且通过你，向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邀请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重要的辩论，表示我们的感谢。

我国代表团出席安理会这次会议其实是不需我来加以解释的。衔接莫桑比克人民和坦桑尼亚人民的纽带是古老而深厚的。经过莫桑比克多年独立斗争的培育，两国人民已经达成牢不可破的团结，结成兄弟般的骨肉深情。因此，任何对莫桑比克的侵略，我国人民都认为是对坦桑尼亚的侵略。

不过，我在此不只代表坦桑尼亚说话。我国很荣幸地是目前正在加蓬利伯维尔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所特别委托的非洲国家之一，来到安理会声讨反叛政权对兄弟国家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继续不断的侵略行动。非洲统一组织认为这项侵略也就是对非洲人民的侵略。

我的兄弟和同事，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常设政治委员会委员兼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经济计划部长马赛利诺·多斯·桑托斯同志把非法反叛政权对莫桑比克人民有系统、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清楚明白地提了出来。他对物质资源和生命所遭受的损失已经作了详尽的叙述。

因此我不再重述种族主义政权所施加于莫桑比克人民的巨大损害和苦难的详情了。

莫桑比克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经过五百年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十年以上的解放苦战，才刚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莫桑比克今天需要集中全部精力和资源来进行本国的复兴重建工作和经济发展。但是莫桑比克甚至在这种困苦的条件

之下，也还信守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它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支持解放运动和实行制裁南罗得西亚非法种族主义政权，但也因此而成了被侵略的目标。莫桑比克为了信守《宪章》原则和严格执行本组织各项决定，而付出了极其重大的代价。

莫桑比克决定封锁它同罗得西亚的边界的时候，并不是没有付出重大牺牲的，因为这种行动事实上不利于它自己的经济。但是莫桑比克为了正义，为了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却准备牺牲它自己的经济利益。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不合理的情况：本组织的一个忠实的会员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完全因为信守本组织的决定，而遭到日益增多的人命和物质的大量损失。同时，非法政权却逍遙法外，不受安理会所能执行的实际有效措施的制裁。史密斯政权利用安理会的不采取行动，继续蔑视国际社会，进一步镇压津巴布韦并加强其对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

去年，莫桑比克成了特别对象。它所受到的侵略行动超过了一百四十次。最近对马派镇的侵略造成了滥杀无辜平民和蓄意毁坏家畜、学校、医院、通讯中心和其他财物的情况。史密斯政权现在比以前有了更好的军备，这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也是一件昭然若揭的事。叛军现在使用重炮、坦克、军队运输工具、甚至鬼怪式战斗机，这些东西的来源令我们怀疑到那些自称反对史密斯政权的国家是否确具诚意。

安理会审议最近几次对莫桑比克的侵略时，必须注意这问题的前因后果。我们不应忽视问题的根源在于非法政权的继续存在。这是这地区发生冲突的原因。对莫桑比克的侵略，就象对赞比亚和博茨瓦纳的侵略一样，充分表现了非法政权继续存在，和拼命霸占权力的后果。安全理事会假如真想铲除侵略的根源，那就应该打倒非法政权。史密斯政权在罗得西亚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侵略；对这地区的和平，对国际安全就是一种威胁。

鉴于非法政权对邻近非洲国家以及最近对莫桑比克的有系统的不断侵略行为，

安全理事会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负责机构必须立即采取具体行动，其所采取的措施应当包括下列不同而相关的领域。 我们憧憬着，期待着安理会采取行动来对付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同伙，来支持莫桑比克，并给予津巴布韦解放运动以具体的援助。

约在一个月以前，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国际会议，以共同意见通过了马普托宣言以及争取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解放的行动纲领。 该大会确认应加强并扩大对非法政权的制裁，使其包括《宪章》第四十一条所订的措施。 现在，各会员国并没有完全实行制裁，在有些情况下它们还大规模地拒不制裁。 我们只听到对非法政权的一再谴责，但却没有看到相应的行动。 安理会如果要积极响应马普托的呼吁，扩大制裁列入《宪章》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全部措施，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 我们还必须以同样的精神，向解放运动提供一切援助，以加紧斗争，打倒史密斯政权。

国际社会有责任支援解放运动以解放他们的国家。 津巴布韦一日不解放，邻近的国家就得继续背负斗争的重担。 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逼得它们非替国际社会挑担子不可。 因此，国际社会有义务去支持这些遭受种族主义政权经常骚扰和一再侵略的国家。

安理会在审议对莫桑比克的侵略行动时，必须要确认这个国家被迫处于长期战争状态这个事实。 在那种情况之下，莫桑比克只得加强它的防卫能力。 这样做所消耗的资源自然会比正常防卫需要更多的资源。 在这方面，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在利伯维尔这次会议上正确地呼吁各国向莫桑比克提供一切实际援助，使它能够保卫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以非统组织和坦桑尼亚代表团的名义，表示我们坚信，安理会一定会积极响应非洲统一组织这种响亮的号召。 但是，莫桑比克不仅在防卫方面需要紧急援助。 它的经济也是一蹶不振，这种情况也急待援助。

南非依然蔑视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在军事和经济援助上支持非法政权。 英联邦政府首脑这个月初在伦敦举行会议，谴责南非继续向非法政权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特别是，他们对于提供军事装备和非法政权赖以支撑

的石油及石油产品，表示遗憾并加谴责。安理会至少也要做到这一点。但是有另外一个因素，安理会需要加以特别调查。我已经提到过，史密斯目前用于侵略毗邻非洲独立国家的战争的一些装备并不是来自南非。安理会被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个政权怎么可能从一些口口声声攻击非法政权的国家得到这些军事武器？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安理会被应该如何禁止这一种可耻的行径？

要使罗得西亚停止对毗邻的非洲独立国家的一再侵略，就要先铲除史密斯政权，把实际的权力移交给津巴布韦多数人民。津巴布韦的多数政府，跟恐惧成狂的史密斯政权不同，是不害怕它的邻国的；它将同它们和平共处。

现在有两种压力加在史密斯的身上，将导致他的政权的覆亡。第一种压力就是津巴布韦的爱国者在罗得西亚内部进行的武装斗争。这种压力将会继续加强，因为津巴布韦人民在得到多数统治之前不会放下他们的武器，而非洲统一组织也决心增加它对武装斗争的援助。

第二种压力是由联合国关于孤立和制裁非法叛乱政权的决议产生的。随此而来的是罗得西亚问题谈判过程中所运用的政治压力。

我们认为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不仅要维持，而且要加强。任何想象得到的压力都应用来尽早打倒史密斯政权。我们要求安理会明确地提出这个口号。

有人也许要说，加强压力，是会危害谈判的。但是我们认为效果正好相反。假如我们放松压力，假如我们在这方面只是鬼混时间，无所作为，那么我们便是鼓励史密斯继续争取时间，接受更多军备，用以进行更多的侵略行动。事实上，过去十二年来的史密斯叛乱已经指出了史密斯只有受到同时并发的军事、经济、政治大压力，才会想到谈判。

坦桑尼亚是莫桑比克的近邻，深知莫桑比克人民为了保护非洲独立国家的独立，为了肯定南部非洲人民的尊严和价值以及为了捍卫非洲大陆的荣誉，作了重大的牺牲，付出了人命的代价。我不仅要趁此机会在安理会中支持莫桑比克，而且

要向莫桑比克的政府和人民以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所作的牺牲表示衷心的感谢。

莫桑比克人民在他们的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之下，是英勇负责、吃苦耐劳的人民。他们要求国际社会给予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同情和更多的支持，使他们能够继续挑起津巴布韦解放斗争所加于他们身上的重担。我深信，安理会将重视这个号召，动员国际社会，支持他们。

主席：谢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对我国的称赞。

我的名单上的下面一位发言人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第一副总理，何塞·爱德华·多斯·桑多斯先生阁下。我欢迎多斯·桑多斯先生，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多斯·桑托斯先生（安哥拉）：今天，国际社会的注意又一次集中于纽约，在这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来审查在莫桑比克边境造成的局势，并就伊恩·史密斯非法种族主义政权对我们这个世界组织的一个会员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发动新的侵略行为，作出决定。

联合国大会已通过若干经济制裁和决议，谴责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隔离政策，谴责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并谴责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白种少数集团在联合王国的同意下，篡夺津巴布韦的权力。

大会并提出和通过措施，来保障这些领土的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但是，今天的局势显示虽然南部非洲各解放运动英勇奋斗和爱好和平、自由和进步的国家和组织积极战斗团结，以期一举消灭压迫、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但是，南非和罗得西亚的少数种族主义政权，依靠联合国某些西方会员国的军事和经济支持，继续存在。

因此，对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屡次发动的侵略行为，应由这些国家负担集体的责任。单单在一九七六年就发动了四十一次攻击和突袭，有好几次侵入莫桑比克境内，造成平民 913 人死亡，203 人受伤。罗得西亚承认，单单在一九七六年八月内，它的部队就杀了 350 人；这些受害者都住在联合国难民营里，但索尔兹伯里的非法政权却指这个难民营是一个游击基地。今年索尔兹伯里政权又决心重施故技，实际上还要在攻击和暴力行为方面，打破它自己的纪录。伊恩·史密斯的非法政权在一九七七年的头四个月内发动了七十八次攻击。五月三十一日，罗得西亚的武装部队，在空军大力支援下，进攻莫桑比克，占领了马拜镇。

进攻马拜应该看作战争罪，因为马拜全镇现在已被彻底摧毁。最近罗得西亚向莫桑比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一连串进攻时，史密斯非法政权在重炮、装甲部队和飞机支援下，企图再次入侵。我只想简要描述史密斯发动攻击所造成的损害：在马尼卡省的卡坦迪卡、尼亚宗尼亚和希阿兰，和马冯达等村庄共有 1,066 人死

亡，329人受伤；在加扎省的帕富里，奇夸拉夸拉，奇坦加，马沙伊拉和马拜等村庄，共有141人死亡，148人受伤。

沃尔斯将军把五月三十一日进行的大规模入侵称为“防卫性的行动”，这个种族主义的将领认为，这次入侵毫无“侵略的因素”。谈到杀害非洲人或危害非洲主权的时候，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就搬出一大堆委婉的说法。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发展和经济规划部长阁下在安理会发言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伊恩·史密斯政权惨无人道、倒行逆施和狡诈阴险的本质，并指出这个政权如何利用美国、联合王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它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向它提供的经济援助，雇佣兵，现代武器和金钱，来进攻主权和独立国家，因而危及着非洲大陆南部地方的和平与安全。

有关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辩论，在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的脑海中记忆犹新。那时，鉴于侵略者使用的暴力，生命的丧失和我们这个新国家的经济遭受的物质损失估计达几百万美元联合国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通过了第387(1976)号决议，要求给予适当的赔偿。种族主义政权至今没有给予这种赔偿。

但是，南非和罗得西亚的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现在正结成一个联合的外交和军事阵线，直接地或通过它们的走狗采取行动，企图恐吓或欺骗前线国家，因为这些前线国家愿意执行它们的历史任务，向南部非洲的自由战士提供外交支持和具体的物质援助。

目前，我们看到比勒陀利亚政权和索尔兹伯里政权加紧侵略同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交界的国家。种族主义者向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安哥拉和博茨瓦纳同时或连续发动武装攻击，显然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是企图动摇这些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局势，以利便帝国主义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把非洲大陆卷入战争，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而无法预料的后果。

帝国主义国家这种铤而走险的行动，固然暴露出这些政权正为保卫它们在非洲

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而垂死挣扎，非洲人民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在南部非洲所谓对抗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势力的斗争，只不过是对非洲人民继续进行侵略的借口，目的在使非洲的劳动人民永远遭受饥饿，贫穷，疾病和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

非洲人民和非洲统一组织已经宣布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法西斯政权是它们的敌人。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战士们，各自在他们的合法代表——爱国阵线，西南非民组和南非人民大会——的指导下，加紧进行武装斗争，因为如果殖民国家和这些领土人民的合法代表不进行对话，就不可能取得任何令人满意的政局解决。然而，任何外交行动，如果不考虑到问题的这个基本方面，或者不理会这些人民要求彻底独立，自由和社会进步的真切愿望，就注定要失败的。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强烈谴责伊恩·史密斯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最近这种野蛮行径，并毫无保留地支持莫桑比克政府和人民进行斗争驱逐侵略者。我们并在此重申坚决支持在这个地区里、在战场上、在谈判会议上争取独立的解放运动。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重申支持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安理会里的发言，并再次宣布我们鼓励莫桑比克根据非统组织和联合国的决议对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施行的经济制裁来表达我们对莫桑比克的战斗敬礼。

我们确信，我们向被压迫和遭受侵略的人民表示团结，就可以对安理会工作的结果发生有利的影响。

但是，我们确实认为我们必须毫不含糊、毫不妥协地面对因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侵略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而造成的一切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可能阻碍为了民族复兴、为了保卫领土完整而斗争的莫桑比克人民实现他们的愿望。

继续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

主席： 谢谢安哥拉第一副总理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塞内加尔代表。他要以非洲集团六月份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吉戈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首先让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加拿大和塞内加尔之间有着团结、友好和合作的紧密关系，因此，我们能参加在你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次辩论，的确感到高兴。我们深信，凭你个人的才能，由你来主持这次辩论，是非常适当的。

请容许我通过你，谢谢安理会各理事国让我在这次辩论中以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身分发言。

萨莫拉·马谢尔总统在今年五月十六日在马普托宣布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国际会议开幕时说：

“你们到这个自由的边境来，对马普托市几公里外在残暴压迫下过活的千千万万人民来说，是一种强烈的鼓励。无线电台正把你们的话广播给他们听。他们也关切地、聚精会神地等待你们发出团结的讯息。他们正等待你们肯定地说，全人类正坚决地参加维护人类尊严的斗争。此外，他们期望你们的话变成支援的行动，希望你们的话变成具体行动，来消除压迫。”

这就是国际社会希望向目前仍然在殖民主义下痛苦呻吟的人民转达的讯息。

不用说，南部非洲战争状态的起因是当地人民处于悲惨和非法的局面中，痛苦不堪。

多年以来，沃斯特的信徒在津巴布韦推行卑鄙的法西斯种族隔离政策。一九六五年非法的索尔兹伯里政权在罗得西亚造成实际局面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但是，伊恩·史密斯的叛逆政权不理会联合国的谴责，不理会施加的制裁，不理会被某些控诉，始终不设法实行多数统治，或建立全体人民都享有基本人权的社会。

这种局面毫无疑问地要由管理国联合王国政府来负责。

伊恩·史密斯片面宣布独立的第二天，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王国常驻代表和其他代表的请求，举行了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当时的英国部长声明，英国政府认为那次宣布独立是非法的、无效的，只有英国议会才有这种权力，联合王国政府才

是南罗得西亚唯一的合法政府，显然应该由它负责在南罗得西亚执行法律，让该国在适当时机取得独立和自由。

安全理事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了第 216(1965) 和 217(1965) 号决议，呼吁联合王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结束史密斯政权，使大会第 1514(XV) 号决议得以执行。

联合国这些行动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不需要我再加细述了。

但是殖民统治的历史告诉我们，联合王国懂得如何随心所欲采用谈判以外的其他方法。我们只要回想到肯尼亚、塞浦路斯、印度和安圭拉，就会相信以南罗得西亚的情形来说，联合王国不肯担起恢复和平、培养这个国家实行独立的责任。

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替沃斯特政权撑腰、因而也间接为史密斯政权撑腰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也要分担责任。因此我们也不得不谴责它们。它们替这些政权撑腰，向这些政权提供武器，借此把南部非洲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火药桶。

莫桑比克政府已向安理会提出控诉说，非法的伊恩·史密斯政权侵害它的领土完整。罗得西亚士兵于六月十一日在空军支援下出动庞大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又一次侵入莫桑比克领土。伊恩·史密斯于五月二十四日在卡布拉巴萨地区发动侵略并于五月二十九日发动侵略后，进一步使冲突升级了。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发展和经济计划部长马赛利诺·多斯·桑托斯先生阁下已就此作了恰当的发言，不用我来列举事实。

其实，莫桑比克的罪过只是遵守联合国的决议，大力支持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但是莫桑比克遭受的侵略，决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为了维持南部非洲的白人少数统治而精心拟订的计划的一部分。从前甚至今天的目标是赞比亚，今年一月的目标是博茨瓦纳，现在的目标是莫桑比克。

鉴于局势继续恶化，非洲各国显然将不会采取无动于中的态度。事实上，少

数政权对任何独立的非洲国家的侵略，就是对整个非洲的侵略。

在利伯维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于六月二十六日通过的决议，就是因为独立的非洲下了决心，不再痴心妄想可以采用谈判方式顺利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非洲决不袖手旁观。我们决心向所谓前线国家提供一切援助，保卫非洲的尊严。

我们并非到这里来发言痛骂史密斯及其主子沃斯特，借以表示与莫桑比克团结一致。我们要向我们的兄弟保证提供必要支持和援助，来保障他们的独立。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就是为这个理由，才决定召开非统组织防卫委员会紧急会议，以便考虑向我们在莫桑比克的兄弟提供军事援助。

所以，各位代表一定了解，我们不是到安理会来要求安理会同情和谅解。我们到 here 来，是促请国际社会注意那些援助卑鄙的史密斯政权和沃斯特政权的国家以及管理国联合王国政府应负的重大责任，并要求国际社会毫不迟延地断然采取行动结束史密斯危害非洲安全的叛乱。

特德·罗兰兹先生在马普托说：

“联合王国政府承认对罗得西亚的特别责任。英国政府从来不推诿、将来也不推诿为津巴布韦争取正义、自由和独立的重大责任。我们不是优柔寡断的人，想撇手不管南部非洲的问题，推卸我们在津巴布韦所负的责任。正如吉姆·卡拉汉所说，结束史密斯非法政权，以多数统治为基本原则，使津巴布韦真正独立；使津巴布韦全国人民不分种族共同努力为国家开创新的前途，这是信用上的责任。”

罗兰兹先生说了这些话，使大家怀了很大的希望。但是，莫桑比克遭到侵略以后，我们听到大卫·欧文博士在六月二十日的记者午餐招待会上所说的话，这些希望很快就被灭了。他说：

“莫桑比克的领土完整遭到罗得西亚的挑战，但罗得西亚否认重新侵入莫

桑比克。这一点表示局势有所改善。”

我们不希望这些话有任何挖苦人的意思。

莫桑比克同整个非洲一样，都希望了解“西方民主国家”。今天我们将讨论的问题显示出本组织的威信问题，就这件事而言，也就是本组织的最高机构安全理事会的威信问题。

如果联合国已经毫不含糊地宣布反对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如果联合国已经宣布坚定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的正义斗争；如果联合国不断要求所有会员国向争取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津巴布韦人民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安全理事会在第217(196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一段确定史密斯政权的继续存在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如果要莫桑比克忠于我们所确立的原则，那么，公平来说，我们——联合国的人民——就应该共同负起它承担义务的后果。

多斯·桑托斯同志已经详细提到他的国家所需要的援助。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提供这些援助。

事实上，莫桑比克目前既然必需采取紧急国防措施，无疑地就不得不牺牲一些发展项目。自从联合国特派团访问了莫桑比克以后国际社会已经相当透彻了解目前该国的经济状况，因此，我们应当迫切注意莫桑比克对我们提出的呼吁。

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考虑到这个地区局势的严重，一定会通过决定，给予莫桑比克必要的援助，以协助它更切实推行独立与和平的政策。

大家对安全理事会的信赖，意味着安理会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崇高责任。这一点是不需要我再强调的。

继续斗争。

主席： 谢谢塞内加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这次会议没有其它发言的人了。在协商期间，大家已经同意，安全理事会下

一次会议定于今天下午三时举行，继续审议莫桑比克的控诉。

我请毛里求斯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们正设法使目前的辩论获得迅速有效的结论。若干非洲的理事国已经草拟了一份工作文件。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同其它的非洲代表特别是当着非洲统一组织所委托的非洲部长们的面前，进行协商。我们原想在今天上午这个会议结束后进行会商的，但现在时间不够了，我想非洲代表在今天下午进行会商，较为合适。

因此我建议，如果安理会不会同意，我们可以把安理会今天下午开会时间订为四点钟，好让非洲代表今天下午可以会商。我认为，这样对安全理事会最有利，因为这种幕后协商有助于安理会的工作。幕后花一小时，安理会可以节省几小时。

我们无意勉强安理会接受这个草案。我们希望自己先进行协商，以便把工作文件分发给安理会其它各理事，然后开始谈判，并听取它们的评论。

如果各位理事不反对这样作，主席先生，我请你把今天下午开会时间从三点钟订到四点钟。

主席：安理会各位理事已经听到毛里求斯代表的建议。我只想指出，今天下午会议的发言人名单很长。即使会议能在四点钟准时开始，会议也要到下午七点半或八点才能结束——据我今天上午的经验，虽然我已经请各位理事在上午十点半准时到会，还是不能准时开会，所以我对今天下午的会也没有十分把握。各位理事是否愿意这样呢？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我注意到，安理会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时，曾经在午夜开会。

主席：我要请问毛里求斯代表：我们能不能在下午三点开会，听完所有报名发言的人发言以后，非洲代表们再举行会商？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主席先生，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相信，如果非洲

的理事能立即讨论这份工作文件，将会加速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取得了在此地的非洲部长的同意后，我们就可以尽快把工作文件送请安理会其它各理事发表意见。

我昨天就说过，如果谈判顺利进行，我希望能在星期三上午向安理会提出一份决议草案。 我们正在争取时间，而我现在建议的办法，对安理会是有帮助的。

主席：如果安理会同意，我愿意赞同毛里求斯代表的提议。 我要求今天下午的会议在四点整准时开始。

下午十二点五十五分散会